

第七期

在小火輪上

誤佳期

端陽節(續)

懺悔

詩四首

維寧

關於決戰隊



春波

作能

張瑩

今是

麗沙女士

石君

田晨



在小火輪上

春波

小火輪不息地喘着氣，把我從一個古老的城裏，帶到別一個古老的城裏去。

天氣是晴朗的。出了××港，太陽在山坳裏笑。煤油氣是漸漸地淡了，淡得像天空輕移着的雲。我把玻璃的小窗子打開了，流進來像乳飴一樣濃醇的，飄蕩在三月溫煦的朝風裏的春的氣息；岸上有枝狂開的桃花，很快的馳過了。

破舊的碼頭上的兩點笑出了淚的眼珠子。

計算着，三個小時，多長。我也喘着氣，不息地。

突然，汽笛鳴的呀了起來，一小時過去了。一個拉着母親衣角的小孩子，把一隻小手兒指着窗外叫：

「看，看，兩個人。媽，兩個人。」

母親依着兒子的小指頭指着的地方瞧去，摸着兒子的柔軟的頭髮說：

「是兩個犯人。」

兒子並不懂得母親的話。

「媽，犯人好看」

母親却沒有理會他。

回頭瞧，自家兒的坐位這時恰對着一個年輕也還美麗的姑娘，她把弧形的手腕兒按在一個藍綢的肩上。那是一個十足少爺氣的城市的青年，把一冊「啼笑因緣」擱到那個姑娘的腿上。是不期然的眼的觸，小巧的高跟鞋兒低低的笑了。我却是寂寞的想起將在一個古老的城門外，一個

船已經靠岸了。船上一陣混亂，上岸的，下船的，……

……小販拖長了喉嚨，高喊着「熱豆腐干三個子兩塊」。客棧裡也就熱鬧起來，四個人，一條繩子，兩桿槍。兩桿槍橫陳在坐椅上，一條繩子繫在兩個人身上。小孩子縮在母親的懷裏。弧形的手腕兒還是在藍綢的肩上。「啼笑因緣」睡着了。我的面前好像有兩點熟悉的笑出了淚的眼珠子。

汽笛卻又嗚咽叫了起來，船又開了。

水面蒸發着霧。白的烟畫了幾個圈。太陽高了。

我想，又該是寧靜的時候了。可是一個聲音跳了起來。

「老婆子還在客店裏。」

「師父，放寬一點吧。」那聲音也有點顫。

「活受罪，不是早死了好。」

不知怎麼的，我的心事給攆走了。瞧着那個藍綢的肩聳了聳，弧形的手腕兒縮了回來。於是那個十足少爺氣的城市的青年，用一種老爺的口氣問話了。我聽着。

「兩個人犯了什麼罪？」

「抽大煙的。」

「我的老婆還在客店裏。」聲音跳得更厲害。流着淚，一隻眼睛了的。

「你們是幹什麼的。」

「先生，我們是賣唱的。他是我的師父。」說話這人年輕一點，可也四十開外啦。他指着那個瞎了一隻眼的說：「我跟我的師父賣唱快二十年了。這二十年中，我們不知走過了多少城市同鄉鎮；我們在小巷口，在小茶店裏，他拉着胡琴，我敲着板，還有一個老婆子，我的師娘，她唱的好曲子。從早上唱到黃昏，人倦了，便上煙舖去呼一筒，再從這條巷走到那條巷，直到街上沒有了一個人的影子，才回轉客店去，我們是三個人。」

藍綢的肩又聳了一聳。

「那末你們都沒有家嗎？」

「家，在二十年前被大水淹沒了。十年前我們回到老鄉去過，可是那裏，我們已找不出一個認識的人來。我們只學會了賣唱，因為我們有力氣也沒有田給我們種了。好在那時候師父的一隻眼睛沒有瞎，我的師娘年輕，生得又

情，我們不走鄉下，在城市裏，大茶店的樓上，還搭着臺。一天至少也得賺五吊錢。先生，那時候，我們真快樂呢！

「咳，咳，老了，人老不值錢」瞎了一隻眼的哭了起來，那年輕一點的還是繼續着講他的。

「先生，我不是說過我的師娘生得很好看嗎，有錢的大爺誰不是爲了她才來化錢。那時候有個姓胡的大爺天天來聽我們唱曲，後來我們才知道他看中了我的師娘。他叫我們到他的家裏去唱，有一次竟叫了師娘一個人去，並且當晚不放她回來。第二天師娘回來的時候，就倒在師父的懷里哭，嚷着要尋死，師父說總是要飯吃要賣唱，我才知道我的師娘被那姓胡的關在家裏強姦了。就是那一天我們就走出了那個城，到別一個城裏去了。先生，你得知道，世界是有錢人的世界，在別一個城裏，我的師娘又被一個大爺愛上了，師父幾次對師娘說你就改嫁了吧！免得受苦。先生，你道我的師娘怎麼說，她說死也要跟你在一塊，可是師父吃虧啦！在一個黑夜裏，從煙舖回來，被入

暗算了，一把石灰，師父的 隻眼睛便瞎了。第二天一個高大個子的年輕人，到我們客店里來，逼着師娘答應嫁給那個徐大爺做小老婆，否則便要我們三個人的命。先生，你想，在這樣不平的世界，教我們怎樣辦呢？師父已瞎了一隻眼，師娘又要死在他身邊，真的，我們是走頭無路了。後來還是用錢買通了那個守城門的兵，趁着黑夜逃出了城，一直逃到很遠的北方去。從此以後，我和師父兩個人，再也不帶師娘上街了，讓她一個人躲在客店里。這樣一年又一年的過去，走過了一個城市又一個城市，走過了一個鄉鎮又一個鄉鎮。我們又回到南邊來了，可是我們都老了。師娘已經四十六歲了。」

「過得真快，這些事好像是昨天一樣。」瞎了一隻眼的老人，抽咽着也插進了一句。

「昨天，昨天這個時候，師娘不是嚷着肚子痛嗎？」

「咳，她還留在客店里。」

兩個顫跳的聲音交響着，廳裏的空氣是異常的沉悶。真的，我們都是一幕悲劇的觀眾，畢竟那兩個穿了黃衣制

服比衆不同的警察先生，也想起了他們也是有一個老家。

「先生，上峰的命令，我們作不得主。我們真不忍把他們解到縣裏去。」

我低了頭。那小孩子在母親的懷裏嚼着巧格力，母親的手摸着兒子的頭髮永遠是慈祥的。聽着小火輪喘着氣，又想起了將在自家兒面前的兩點笑出了淚的眼珠子，近了，近了，可是我的心也漸漸地脆弱了。這誰能知道呢。

誤佳期

作能

三次兩番摸索

挨過深宵寂寞

斜風細雨窗前過

空擁孤衾坐

拾起頭來，弧形的手腕兒又按在藍綢的肩上，「啼笑

因緣」却在和小巧的高跟鞋兒溫柔的絮語了。那個十足少爺氣的城市青年，燃起了一枝煙捲，把煙霧烏噴到蓬髮的頭髮上；是捲起了一個寂寞的「戀」！

我討厭着這小火輪，喘着氣，不息地。把我從一個古老的城裏，帶到別一個古老的城裏去。

輾轉未成眠

怯看燈花落

待朦朧倦眼惺忪

像是她佞倚

端陽節（續）

張 璽

三

「媽！吃粽子。咱們也自個兒包！」

李先生的最小的女孩子，玲兒，下學回來，見人家的雲兒正在弄着幾條葦葉，學劉媽包粽子，心裏就羨慕起那有趣的玩意兒，跑進屋裏來纏磨着她的母親。

孩子這兩句話，引起了母親的心頭一陣陣地刺痛，想着人家的孩子是怎樣的活潑快樂，自己的孩子們是怎樣地受着折磨。於是放下手裏正在做着活計，來勸哄着說：

「玲兒，乖乖地，不要鬧了。自家包的粽子不好吃。一會兒爸爸回來，叫他去買。江米的，火腿的，蓮子的，

……，你愛吃那個？」

「吃江米的，蓮子的。」玲兒這時得到了母親的慈愛的安慰，或者因為覺到母親的苦愁的情緒，於是不再鬧了，先到窗下的桌子旁邊，找出搜集到的香煙畫片，自己靜靜地在那兒玩。

母親沒再說什麼，去繼續着她的活計。屋子裡又爬進了靜寂，這靜寂，充滿了每個角落，每個空隙。

這樣地沉默着，功夫並不大，隨着街門的響聲，就聽到一種沉重的脚步走進了院子。一掀裏屋門簾，是李先生回來了。

李先生走進裏屋來，在那張還是愁眉不展的紫紅的臉，已滿是汗了。趕急脫去大衫，一面用手巾擦着臉一面喊熱。太太給打過一盆水，洗過臉，才涼爽過來，坐在玲兒對面的椅子上，暫時沒說話。過了一會兒，看看玲兒才說：

「下課了，玲兒？你哥哥他們沒回來嗎？」

「他們還沒下課吧。」母親代玲兒回答了爸爸。

「爸爸，買粽子去罷！媽說咱們買。自個兒包的不好吃！」

李先生好像沒聽見玲兒的話。太太看樣子不對，大概許是白跑了。

「怎麼樣，去陳先生那兒了嗎？見着他沒有？」

「啊！求人的事就沒你的話說呀，願意是面子，不願意是應份。不過，陳先生，還好，很有面子的。可是好人都是一樣的命運！他說上月的錢已被家裏催着走了。這時他沒法想，不過總說等下月發薪一定幫忙。可是還水不解近渴，只好說幾句閑話就出來了。」

「從陳先生那兒出來，我本想走回來，但是，回來怎麼着？於是硬着頭皮找柳校長去了。」

「到了柳校長家裏，他正在噴雲吐霧地躺在床上吐煙呢，見我進去，趕忙爬起來讓坐。那個黃瘦得怕人的太太打了招呼就出去了。等我說明來意，他的一串的「是的」「是的」過去之後，那兩片薄嘴就沒完了，說到東扯到西，說到在這個時代下都窮的沒路，說現代沒好人，都爲錢沒了人格，……後來說到學校，就哭起窮來了，這樣沒出息的學校他真不想幹。教員薪水呢，總說真對不住，要同事們看學校的困難情形多多諒解。最後一句結論，說本月一定提前合併上月的薪水一齊發，現在正想法。不過，他這是實話嗎？有錢還多吸幾口煙過癮呢！啊，我真後悔，不該去聽一篇演說，碰這個釘子！」

他好像並不怎樣生氣，只這樣機械地述說着流着汗跑了半天的經過。

李太太等他說完，知道借貸也是走不通的路了。這可怎麼着？十幾塊錢這個小數目，在有錢的人們看來不算什

麼，可是在他們的肩膀上已感到有了擔不起的重量了。生借無門，錢又非花不可，怎麼辦呢？誰都沒法好想！

這時玲兒也被爸爸這些撻叨的話語，把方才鬧着買糕子的興頭給打下去，明亮的眼睛注視着爸爸和媽媽的死板的面孔，不很明白他們爲什麼都在發愁。最後還是李太太打破了這個沉默，說：

「借不着就算了吧。誰不是錢緊，尤其在這大節下。可是沒錢怎麼辦？怎麼過去這個難關？把我們那兩件皮袍子拿去當了吧。當幾十塊先過去這一步，下月再贖。不這樣還有什麼法？」

李先生聽了這話，真不相信是自己太太所說。「怎麼叫我去當當嗎？雖說窮，但還沒到當賣過日子的地步啊！」這只是心裏想，並沒說出。該錢不給，他從來不做這事。可是錢在那兒？

「當當你覺不是辦法嗎？可是我以爲比向人求借時低聲下氣的還好。自己的東西有權利隨意處置。再者這不過是我們一個沒法的辦法，有錢時就贖。」太太見他沒表示

，又接着說出一篇道理。

在許多事情上，當他猶疑不決的時候，多是果斷的太太代他決定。今天爲這當當的事也是這樣。本來他覺得，一個人去押着東西向當舖裏走，都是不正經的人們的，他認爲是一種恥辱的事。可是現在也打在他頭上了！靈機一動，他得到一個理論：「人，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有錢的都是有出息的，好人；沒錢的都成了下賤的，敗類！」想到這些，又覺得太太的話很有道理，於是等太太把箱子裏的兩件舊老羊皮襖找出來，用包裹包好，悄悄地夾着出門了。還有「這是丟人的事」的心理，怕北屋的街坊王太太的人們看見怪難爲情。

四

已經是下午四點鐘的光景了，大街上又熱鬧起來。人們睡了午覺，又都跑到街上來，忙着置買酒肉點心之類，弄回去送禮或是自己吃。

李先生夾着包裹，在馬路旁的人行道上走着，自己總覺有些人注意他。臉上發燒，心裏突突地跳。好容易看見

前面一個寫着大個的「當」字的銅牌子，於是緊走幾步，攆進了那個低矮的門。

裏面光綫缺少，像是入了獄所，他把那個繫得胳膊發脹的包袱，很費力地擲上那像城牆似地堅固的高高的櫃台。

高高地站在櫃台裡邊的老板，拿過包袱，再看李先生一眼，翻出包裹裡的兩件皮袍，像醫生檢查病人似地端詳半天，問：

「當多少錢，這兩件皮袍？」

李先生不知當舖的規矩。也和普通買賣一樣地要價還價嗎？聽老板這一問，也不知該說什麼，兩件皮袍該要多少錢？

「多少都行，看着給吧。」想半天纔說出這句話。

櫃台老板看李先生的樣子，不是老趕也至少是沒當過當，於是就想法用點手段。

「當十五塊錢吧。現在就是珠寶手飾還值些錢，皮貨可不行啦。十五塊吧？」

李先生一聽，十五塊！兩件皮襖雖不好，作的時候也是百八十元呢。百八十元的東西當十五塊？於是他又算起賬來，當十五塊，還了煤錢，交了房租，還有幾個？如何能混到發薪的日子呢？本月即便能發也還要半月多呢。

「給當廿塊錢吧！廿塊！」於是像是要求地和老板說。

這個站在櫃台上的老板，當然不能好意思就讓步，剛要說什麼，被裡面另外一個像和尚一樣的穿著灰布大衫的禿頭胖老板的話打住。

「先生，你不知道，近來市面很緊。當當的人太多了都沒法應付。在前些日子我們的同行們曾開個會，決定過十塊錢的不值錢的當不收。這個呢，看面子，真的十五塊錢不少了，在往年真得當三幾十元呢。這……，這樣吧，十八塊，再多了算不好交代了。」

李先生就是吃了「實在」的虧。在他心裏，從沒想到有「假」這個東西。因此嘴頭上也不會隨機應變。當舖老板的一席話，使他沒的再說。覺着十八塊錢人家就很面子

，何苦再叫人遭難，自己將就些吧，於是算是答應了這個數目。等櫃台老板交了當票，點過錢，他才走出了這立達當。

大街上，幾個南貨店門口掛着「應節禮物」「江米粽子，等等的各樣的牌子。手裡提着大小包子的買東西的人們在那裏出進地流動着。這時李先生想起來在家裡，玲兒吵着買粽子的話，不願在孩子們的無瑕的心靈上給些微小的摧殘，於是也順着人羣流入了一家茶食店。

因爲不是送禮，他只買了幾十個粽子，出來順便又在一家肉舖裏割二斤豬肉。這樣，過節的東西算是齊全了。於是便轉道回家。

五

孩子們都下學回來，在院子裡玩，見了爸爸一手提着豬肉，一手提着蒲包走進來，於是都跳躍着跑來接。

「爸爸，回來了？那是什麼？給我，我拿着！」玲兒頂樂，兩手抱着爸爸的腿還不住地叫跳。

「爸爸，我替你拿着吧。」十一歲的二哥，琳兒，也跑來忙接爸爸手裏的東西。李先生把肉給了大哥璋兒，蒲包給玲兒和琳兒，跟着屋裏來。

玲兒結記着蒲包裏的東西，一刻也不能安靜，要母親給打開。

「來，來！我給你們解開，你不是說買糉子嗎？這就是。」李先生沒等脫大衫就過來解開蒲包。「一人兩個，省下明天早上吃。明天五月節不正是禮拜嗎？我領你們出城玩。玲兒，吃完了可得用功了，不然明天我們不要你。」

一人分得兩個糉子，都拿着出外屋吃去了。這時才有空兒，太太問當當的事。

「當了嗎？多少錢？」

「當當都快沒人要了。兩件皮襖起初他只給十五元，說了半天才當了十八塊。他說過十元的不值錢的都不收呢。只有人當沒有贖的！啊，都窮到這樣了，結果算怎麼辦

？」說着就從衣兜裏取出買東西剩下的十六元零幾角。

太太接過這幾塊錢，盤算着把煤錢，房租給了人家，再買袋麵，就只剩幾塊錢了。何時才等到發薪？當川借？她這時沒說什麼，只是靜靜地看着那十幾塊錢，再望望坐在一旁喝着茶的李先生。同樣的愁苦和煩亂連繫着他倆的疲憊的心靈。何時算是完結了這樣的生活？人爲什麼總愛活着？……

這時外屋被三個孩子的歡笑充滿，說話最多的是玲兒。

「大哥，你知道爲什麼過五月節？」

「爲什麼？我知道，今天我們老師給講了。」二哥琳

兒搶着說：「老師說，是古時一個大人物，不得志，在這天就投了江。後來人們紀念他，每到五月五就包了粽子投在江裏祭他。」

「琳兒，你知道嗎？這大人物就是屈原！」和李先生脾氣差不多的不愛說話的璋兒補充地說。

玲兒明白了五月節的來歷，又想起爸爸說的明天出城玩，更樂了。

「五月節又是禮拜，哈，大哥，二哥，明天咱們一人留一個饅子，去投到河裏祭曲圓，是個又曲又圓的人，是不？哈哈……」

『完』

懺悔

今是

每到黃昏時分，本來怪熱鬧的西單牌樓，更顯得擁擠，三路電車由西長安街緊跟着一路駛過來，二輛電車的司機碰命地踏着鈴，滿車的乘客大都擠在門口，預備搶着下去。

從車裏吐出一批活躍的生命，又滿裝着一大批更多的生命進去，然後慢慢地拐灣向北試探着溜過去了，於是車軌上又擠滿剛由車裏跳出來和其他憧憬着的人們。

萍施展出排擠的本領，趕過這一羣混亂的人羣，轉入一條胡同裡去了。

在這僻靜的胡同裡，除了花園大飯店的大電燈顯示着更熱鬧外，要算這笑林公廡門口的兩百支電光在誇耀着。

公廡分內外院，萍是住在裏邊。

「伙計！開門！」萍拉長着嗓子喊；因為伙計們正在外院爭論着一件什麼事。

伙計交了一封信給他：

「你剛出去，有人來電話的……」

「誰」？萍搶着問。

「許是那姓葉的女的，可是甚麼也沒有說」

萍近日來心裏有事，怪悶氣地。伙計懂得，所以不多囑囑，就溜開了。

「我敬愛的萍哥：

我不愛你了！

作與你會誤解我這奇特的意識，但這有什麼辦法呢，我愛國家比愛你利害許多倍呵！

我現在明白了。過去我完全是一個幼稚得可笑的小孩子，真的，你的所有權那能是我呢？唯有我們的國家，民族才有這偉大的所有權的。

前天，和劇團在哈爾濱上演，戲台上送別你上戰場，我竟真的痛哭流涕，幾至昏倒。現在想起來真叫何必呢——雖然這是演戲，而演戲是愈逼真愈好。萍！你真有勇氣！由你我信任了我們無救的國家是有救的。

你知道，每天我是照例不看報紙的。但昨天却例外。在你那兒受了啓示，所以從你那兒回家後，就破天荒地看起新聞紙來，而且看得很精神地。幾乎連報紙上每一個字都深入了我的眼簾。

過去，誰能說我不是醉生夢死呢！上海的戰事，現在我才深切地了解到它的凶險和關係我們民族存亡的重要性。

萍！你不是說要上南邊去嗎？去罷！爲什麼還不去呢！

我不要愛你了！至多，我可以當你是一個可敬可愛的的朋友——戰士。你呢，若以戰士的資格要求我什麼，我是可以犧牲一切幫忙你的。

否則，在這紅牆綠瓦的帝都，我是再也不願「見」你了。因爲我已沒有心情來談愛情。事實上我又何忍將一個國家的戰士淘醉在粉紅色的夢裏呢？

我自問不是一個薄情的人，但理智的轉變，却使我要做這決然去做的事。

末了，我祝我可敬可愛的萍哥馬上到南方——Shang海去。除了你臨行時，通知我南下車的時間，我可以到車站來送行外。我不再上你那兒來，劇團我也決計暫時脫離——因爲我已無心上演。

你是很有勇氣的人，我要成全你和我們的國家。至於我呢，你不用管！

小跳皮浮雲上」

這等於一桶冰水突然淋在萍的頭上；他是陷在一桶

欲笑不能，欲笑不得』的狀態裏邊。這種難以申說的情感，又使他奮激得像一盆烈火。

雲是不曉得萍近來正在爲一件事苦悶着。萍呢，也因爲沒有力量解決這問題，所以常說一些奮慨和預備參戰的話。

萍這時若果真能去前方作戰，到是最妙不過的適當步驟。因爲這樣一來，在個人方面，可以暫時遺忘一切而且不致受家庭的催逼——他家現正逼着他回去和未婚妻結婚——對大眾說來，却是『爲國效力』。

但，萍的體格是的確太弱了。所以也僅僅這麼想着，實際行動，却感到『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空虛。

可是，一週後，高朋滿座的笑林公廡却空出了一間閒房，這就是萍住過的七號了。

東車站的月台上，這時人還不多。『NO.1』的特別快，很安靜地壓在軌道上。萍在車旁走着，似乎是在等人。離開車還有四十分，老翼起來了。老翼是集美劇社裏和萍最相知的朋友。

『怎麼今日就走？老翼劈面就是這麼一句。』

『不走幹嗎？』萍苦着臉。

他兩散步着走出月台，誰也沒有話說。

『你們倆真是！』龔嘆息着。

『……………』

『我說，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萍始終沈默着，似乎是沒有聽到別人的問話。

快開車了，萍才掏出一個紫花的信封

『這，請你轉交龔葉！』

『沒別的話罷？』

萍點着頭。

『好！那麼，會見罷！』龔熱情地和萍握着手

車輛在鐵軌上慢吞吞地轉動着；老翼揚着右手，萍倚

在車門口苦笑着。

萍離平不久，上海就停了戰。在北國，不知是那兒傳來的消息，說萍仍在前方駐守着。

其實呢，萍根本就還沒有上前方去過；擔任後方工作

還不到一月，就被逼着回家鄉結婚去了——因為他家直接間接的偵緝隊遍地皆是。

一年後，北方又發生了更劇烈的戰事。萍隨着後方工作人員又到了平市。

老翼告訴他，雲現在是憔悴多了，幾乎每個禮拜要來老翼處訪問萍的消息。她說：『她預備上南方找萍去，但苦於湊不起旅費』。

在現在這種狀況下，萍是沒有辦法的。因為他不忍犧牲另一個女子的心來挽救她的心。

『如果她再來，你告訴她說，萍已在上海死了。萍臨行時和翼說。』

第二天，萍又逃出了平市，到另一個地擔任後方工作去了。

然而萍的心是怎樣的難堪呵！國家依舊，他除了如她所期望地去苦幹外，還有什麼呢！這罪惡呵！他將永遠地，永遠地懺悔着。

脫稿於七月四日晨

幽 燕

第一期

題 目

咱們自己	河漢
王三子	適存
滅字木蘭花	卓麟
我騙你像你騙我一樣	惠風

最近文壇評閱	爾昂
南鄉子	卓麟
我的情書	曼娜女士
鴿	雨絲
望	

第二期

衝	謝雷
獸子	卓麟
月	吳惠風
衣裳	公野長
亡兒	吳藉霞

押	木明
昨霄	吳惠風
文壇消息	
關於幽燕	

詩四首

麗沙女士

春日詠桃李盛開

意逢春卽吐菲芳姿宜瘦亦宜肥紅鮮好似霞
襯嫩潔渾如玉作衣蝶也多情傍枝舞蜂兮有
繞花飛東皇若肯憐嬌艷忍教韶光轉眼非

夏夜不寐聽蟲聲有感

唧唧啾啾斷續聲聽來都是不平鳴人因名利傷
合物爲春秋感死生精衛欲填遺恨海良工難
莫愁城離人感慨知多少一夜思歸夢未成

愁深有感(去歲舊作)

歲月催人不可留羊城淹滯又深秋黃花苦秀臨
霜吐丹桂餘香趁月浮顧影徧多身世感懷人獨
憶故園秋如斯節序如斯地儂爲憑添一斛愁

歲暮有感(去歲舊作)

蕭條旅況百愁生眼看冬殘歲又更時序易殘人
易老客鄉難處路難行倚門空負高堂望撫枕難
忘遊子情地北天南歸日少只緣書劍漫無成

一九三三之夏上海

維寧

石君

一條曲綴清幽的鬱水，狠緩慢地，狠安靜地向東流。牠的淵源，不知發跡在什麼地方，但見牠無論白天，無論黑夜，更無論年月，無論季節，永遠舒徐閒適地流淌着。時光的輪軌永遠地向前推，這條鬱水，也不息地向東流奔；時光是不能向後退的，逝水也永遠回不到水的源頭。無怪一般人往往喜歡用逝水去象徵一去不返的流光啊！

鬱水的南岸，在一個弧形彎曲的頂點的所在，可以望見巍峨的廟宇，白石圍牆的佛堂，在一大堆紛綜錯雜的樓房的頂線望過去，背後襯着濃陰鬱茂的叢林，風景倒算得是有幾分清幽寧靜的。這兒是一個鎮頭，名字叫做松江鎮，我的家就是住落在這個鎮上的。

鬱水的北岸，在松江鎮斜向的對面處，狠靜寂地躺著

一個杏雲村，這個村並不怎麼大，住戶至多恐怕不到三十戶的人家，不消說，住戶幾乎全部是以耕耘為業的。

這個村莊集合和演進的時間，恐怕不見得有怎樣長久的歷史，所以一切似乎都很簡單。每戶人家住室的周圍，雖然像中古時代的莊園制度一般，都用帶着刺的雜樹圍成一個個地單獨的院落，但整個村莊，沒有一株上了三十歲年齡的大樹，僅從低矮的竹林裏，挺出十來株錯落蕭疏的樹影，所以從自然環境上說，杏雲村當然趕不上有了長久的歷史的松江鎮那末來得清幽。

但杏雲村自然環境雖不見得怎樣秀麗，然而這小村裏的居民，並不因為環境惡劣而感到生活的枯寂。在這兒，每個居民無論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臉上，都刻劃着

感到某種滿足以後所幻出來的微笑；假使要尋求這個村的居民爲甚麼每個人都幻着微笑的原因，也許可以說，這村裏有我們的維寧——李家莊裏的一個長工，停留在這個村莊生活着吧？

並不是說有了維寧，這村的居民便沒有不樂意的事和憂愁。意思祇是說：這鄉的居民，無論他們遇到了天大的事情，祇要他們看到了或想到了維寧，他們便會拋掉那天大的事情，而臉上自然而然地現出了絲絲的微笑。

我們的維寧，是李家莊一個長工，皮膚給太陽薰蒸得像黃牛皮那麼黃黑，手上套着一只發光的手鐲，據他自己對人說，是用銀做成的，他的上身除了冬天穿上一兩件薄的短褂子以外，一年中大半的時光是赤裸的。他的飯量很大，無論是給他麪包米飯玉米山茹或其他雜糧，起碼一餐可吃得三四斤；要是高興時的話，還可以吃到六斤以上，所以他的肚子時常都是突突地伸出褲腰的外頭，大概是因爲挑負擔兒太苦了的緣故罷，腰幹有點彎曲，但是從樣子看，總還看得出他具有一副強健的身材。

維寧在李家莊當長工，據說已有十二三年的歷史了，可是每年除掉主人給他縫上三兩條褲子或一兩件褂子以外，他從來不向主人要過一個工錢，他不會吸煙，也不會喝酒，他沒有家，所以不需要錢寄家去。因此，他一天到晚勞苦地工作着，一點不貪清閒，別的長工不願意作的，祇要主人命令到他，他却毫不推辭的去作，比如挑水，磨玉米，剝牛糞，他什麼都肯作。他對工作沒感到怎麼痛苦，同時也不感到怎麼愉快；所以他不曾哭過，也不會笑過，因此，李家莊從家主，主婦，兒子到媳婦，都很歡喜他。

可是維寧也有他的怪脾氣，有時候當他一個人跑路的時候，他往往一個人咱對咱喃喃地說話，他說些什麼，誰都聽他不清。

我有一位姑母在杏雲村，姑母的家剛好與李家莊中排着，當自己年紀還小的時候，每逢到姑母家，便可以順帶地看到維寧；爲的愛多看見維寧，自己兒時是很愛不常地跑到姑母家去住幾天的，因此，對於維寧過去的事蹟，倒聽到了一些。

據有些熟悉維寧過去的人傳說，在十幾年前，維寧曾在距離杏雲村很遠很遠的一個村裏替一個地主做長工，那時維寧十八九歲，正是一個頑健的血氣方剛的青年。這個地主是很富有的，他沒有兒子，祇有三個女兒，第一第二個女兒，都夭亡過了，祇剩第三個女兒，名字叫做三妮子。不消說，這地主的老夫妻對於三妮子是痛愛備至的。爲的要慎重地替三妮子選擇一家好的婆娘，三妮子當時還沒有定下了人家。可是年青的少女，誰個不善懷春，在深閨待字的三妮子，當時看到一個魁梧頑健的維寧，却由憐而生出愛念的心來了。

維寧對於三妮子意外的鍾情，當然也意外地感到了興奮，因爲他也是一個青年。他滿望着將來可以得到三妮子來做他的老婆，他發願過，他是要認真地做一個人的。

自從他們中間通了情愫以後，祇經過了一月多的光景，他們的情感，已經達到像火一般熱了。

每當風晨月夕的時候，祇要是沒有人在他們的跟旁，他們往往躲到竹林下去作喁喁的情話。

這套故事，幾乎成了杏雲村普遍的神話了：

在一個春天的早晨，三妮子一把拉着維寧躲到林子裏。『久後若有頭簪在，要飯的花子我也不嫌！』三妮子摘下了頭簪，用着崑山歌的調子，邊唱邊交給了維寧。

維寧急中生智，把身上剛巧穿上的藍褂子，撕下了一塊交給三妮子，也用山歌的調子，哼着：『久後若有藍衫在，燒火丫頭我不嫌。』

「你若不要我時你先死。」三妮子加上一句。

「你若不要我時該身染黃沙。」

他們就算這樣誓下了盟。

假使天下間的有情人，都能盡成眷屬，我們的維寧也早成爲一個幸運的人兒了。

可是不知怎的，他們訂盟以後，祇過了幾天的時光，消息便傳到了三妮子的父親和母親的耳裡了。

她的母親對三妮子於忿怒和惋惜中，還帶有幾分同情，但是她的父親可要氣壞了。

當這地主聽到了消息的當天晚上，維寧是被主人逼走

了。三妮子却發關在黑房中，他們別時，連面也不會見到一次。

當維寧接到了主人命令他立刻離開這家門口的時候，維寧曾向主人辯解過，他說：「請主人聽說幾句話。」

「替我混出去，誰願聽你的話來。」主人聲色俱厲地說。

「三小姐和我盟過誓了的，我不能離開了她，她也不能離開了我。」

「什麼？你不能離開我的女兒，這是什麼話？給我混你娘的，你這不要臉的窮光蛋！」在主人盛怒之下，維寧是受到兩個耳光了。

維寧在無可辯解之下，被迫離開了這地主的家。他心裏在想，「這老賊原來是嫌我窮，媽的，假使我有錢……

……」

從此，老賊，窮光蛋，金錢，三妮子……這一串思想，老是像走馬燈一般地在他的腦筋中團團地打轉，他覺得世界上祇有這四樣東西，別的是什麼都沒有了。

他雖被迫離開了這家的門口，可是他並不離開這村莊，他狠希望有機會和三妮子見一面，所以他每夜必在這地主家的周圍，偷偷地逡巡着，希望可以看到三妮子的面影。

(未完)

關於決戰隊

田晨

——寫給萍——

幽燕五六期合刊收到了，謝謝！

萍！你雖是我的一位新友，但我的內心裏總覺得有些

「老」味，你呢？

我們江南結識，驟成知心，誰知初春歸來，竟成暫時之離別，言之實深悵然！

「輪：世界一切可怖的危機，已在這一九三三年的元旦潛伏得不能再潛伏了！朋友！值此一觸即發的大時代中，但願你作一個坦克車下的毀滅輪子，不希望你當一輛載着要人們在後方運輸的汽車輪盤。進吧！在可怖的血渠中向前滾！……」——這是在新年中題在照片後贈給我的祝詞，而今我每看後實有說不出來的感慨！

你之愛好藝術，僅在初面時，我已窺測到，的確，在你日常生活中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就你個性的表現，心

靈的獨到……我認爲你却是一個富有藝術天才的人兒。

天曉得，你對於戲劇的興趣是如何的濃厚。今從幽燕五六期合刊中見到你的「決戰隊」；當時興奮的情感，完全被一種偉大的力量抓着了，閱後腦海中更時有它的波濤在洶湧。該劇是充滿了「悲壯與熱情」，寫得有聲有色，可歌可泣，劇中人活躍紙上，如聞其聲，如見其人，雖不能推功曰能使「懦夫立」；但在這死沉昏麻的全國中，却是對國人有力的一針興奮劑。

從劇中看到你陰以愛國青年軍官自許自期，很望你將來能如願以償，並謹爲我們的中華民族祝！

「奶奶的……雄！」終於被你引用上了，我雖然是地道的北方人，但對這句粗野的土語，迄今仍不知流行何處

關於決戰隊

？或是否有？

是的，該劇是先有了抗日的悲憤，浴血的憤懣創痕而後寫成的，不然，絕不會有如此的痛憤真實。牠是爲了保衛我們的國家民族，爲了紀念抗日將士而產生的。

「我真不明白，有機會進攻却不攻，等敵人準備充實佔了優勢，像瀑布般殺來時，我們才守，守不住就退……這樣，我們永遠也見不着勝利！」劇中的鄧連長當時言之易勝慨痛！「我真不明白？」試問國人誰又何常明白？在「這種不戰不和」的情勢下，我們白白地犧牲了多少抗日英雄！失去了多少軍事上的良機！……

「爲了國家，爲了民族，爲了弟兄們！我不能突然要他們退，不命令他們退，就是反抗命令，軍人有……：……我得要服從命令，但我又絕對不能服從命令，……：……」

！——我想在抗日部隊中。一般軍官「戰退兩難」痛憤萬分如鄧團長者，定大有人在，其悲憤怨懣之情緒，恐非筆楮所能形容於百一，不過尙未聞有如鄧團長出於自殺，既無愧於戰士英魂：又不違乎上峰命令，以求兩全者耳！（？）噫！然前方將士對高級長官之無戰略方針，無計劃失策之怨憤激痛！從劇中已大可見一般！

總之，「決戰隊」一劇，是充滿了血與淚！却是一篇有靈魂的藝術成功之作品，是深切合我們現代國家所需要的一幕民族寫實劇。願將來公演各地，以保持在抗日史上永久之光榮！

——我是一個不懂戲劇的人，故此談不上研討，更不配名之曰「批評」，這僅是我個人之隨感而已。

二二，七，七日於濟南。

本刊投稿規約

- 一、本刊歡迎一切關於文藝之文字與畫圖
- 二、譯稿須註明所譯書報之作者姓名及出版年月
- 三、稿須繕寫清楚（并在稿末註明投稿人姓名及詳細通訊處）
- 四、來稿本刊編輯人得酌量刪改之不願者請先聲明
- 五、來稿經刊載後當酌致現金每千字一元至五元之薄酬及本刊
- 六、來稿揭載後版權仍歸作者所有
- 七、來稿如不揭載概不退還欲寄還原稿須預先聲明並附相當郵票
- 八、來稿請寄保定振興里十二號本社

幽 燕

第三期

第四期

夜 劍白

憶東京 彭古

麻瘋女 吳惠風

宴前 寒石

詩 羅郎

詩評 吳惠風

無題 蘋霞

紫羅蘭下 夙振譯

末日 寒石譯

友情 徐寒石

故宮詞 吳惠風

涼風習習天 電兮

西山 質直

晨過御河橋 質直

第五六期合刊

轟炸機降臨之夜 佚名

西江月 丁作龍

一剪梅——春愁 貴鸞

都市生活素描 仲良

別 石君

北行觀感 卓金

端陽節 張堃

學詞偶記 晉基

無題 朱了梅

拓荒 質直

決戰隊 浮萍

是他來了嗎？ 瀟瀾譯

歌舞女 夙振譯

青年評論

第四十二期

一週見在史	智明
時代春秋二則	
著	論桂系 四強公約 由農村經濟的恐慌說到 農村復興 駁桑原隲藏
論	憲法草案中的軌外民權 沙家鼎
評	匪區皆匪良民皆兵 胡振漢
週	安撫流散 定於一 懷壯
	培良
六月份全國各重要雜誌論文索引	

地址：漢口府北一路二二三號

一週間：

獨立三十二旅死守宜黃
捲土重來之洪水
戰鬥動向的進展
戰爭開始了
復興中國的準備戰
蘇俄軍事之謎
中國共黨「土匪運動」之史的觀察
現代意大利青年
會操雜記
哀樂前奏
第三次衝鋒號

郭雪冰
蔣先啓
吳魯戈
靳生
余健萍
楊昌溪
李格
蕭卓麟
吳惠風

一九三三，六，三十，出版
社址南昌中山路一五三號

幽燕

半月刊

第七期

二十二年七月十五日

定價：

每期三分

半年三角

全年六角

編輯者 徐寒石

發行者 幽燕社

印刷所 保定西大街路北協生印書局

發行所 各大書局

電話二八六號